

以「四两」拨动「千斤」，为电影市场注入信心

■ 文 张 娜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为何让人「含泪推荐」

设备反而摒除了过度修饰的干扰,让每一帧画面都忠实于生活本身的质感。这不是技术上的将就,而是一种美学上的自觉——当电影回归到“记录与传达情感”的本质时,技术的劣势便被情感的优势所覆盖。

这种“四两拨千斤”的创作模式,狠狠地提醒了行业,电影的核心竞争力,从来不是特效的堆砌,而是创作者对人性深度的理解。

三、行业需要什么样的信心？

近期电影市场一再证明,观众不再轻易为华丽的预告片买单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,电影没有死,也永远不会死。

它让人们重新开始期待下一部电影的上映,让那些在《哪吒2》之后许久未进影院的人,再次生出了买票的冲动。它传递出的信号是,只要还有人愿意真诚地讲述人的故事,银幕就永远不会暗下去。

更重要的是,这部影片让我们重新相信,世界真美好,情义真无价。这不是廉价的鸡汤,而是在影像的缝隙中,被一帧一帧证实的事实。

四、“三重交响”

有人说它像《绿皮书》。是的,那种原本毫无连接甚至分属不同轨道的灵魂,在命运的夹缝中相遇,最终完成了彼此的救赎。在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,这份救赎落在谢南枝与叶淑柔身上。两个在艰难年代里各自沉浮的女性,没有血缘,没有旧交,却在一个动荡得容不下个体的时代里,悄然伸出了手。她们不是一个人在扶持另一个人,而是互为拐杖,互为灯火。南枝用她的隐忍撑起一片天,淑柔用她的善良守住一条路。那种超越血缘、超越算计的情义,正是《绿皮书》式的双向照亮,只不过这一次,照亮黑暗的,是两位女性在历史夹缝中不屈的姿态与柔软的心。

有人说它像《青木瓜之味》。像的是那种东方式的含蓄与耐心——镜头愿意长久地停在一碗茶、一件旧衣、一个欲言又止的表情上。没有戏剧化的冲突,却有日常中层层渗出的深情。《青木瓜之味》用自然物象写诗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用潮汕老宅里的光阴写诗。它们共同证明了一件事:最激烈的情感,往往说着最平淡的话。

有人说它像《里斯本丸沉没》。这个比喻初听意外,细品却别有深意。就像《里斯本丸沉没》在结尾用真实的历史影像与亲历者证言,将一段被遗忘的沉船悲剧还原为一部民族的集体记忆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在片尾徐徐展开的那一批真实“侨批”——那些被称作“侨界敦煌”的潮汕侨民家书与汇款凭证——同样在最后一刻完成了从“故事”到“历史”的惊险跨越。那一刻,观众骤然意识到,银幕上的一切不是虚构,不是煽情,而是真实实实在在地烙在纸页上的血泪、牵挂与托付。每一个字都是某个人在某个月夜里蘸着思念写下的,每一张批都是某个家庭在战火与洋流中拼尽全力递出的命。那些泛黄的侨批,不啻为潮汕侨民版的“里斯本丸”史料——它们用最质朴的民间书写,托举起了“家国天下”四个字最沉甸甸的分量。你不是在看一部电影,你是在翻阅一个族群背井离乡却心系故土的集体遗产。

这三部经典,分别指向了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三重维度——灵魂的救赎、美学的静默、历史的证言。它不是对经典的模仿,而是同一棵大树在不同土壤里开出的花。

一、五重情谊,一种抵达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之所以动人,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,而是将爱情、亲情、友情、故乡情、家国情熔于一炉。五重情谊并非生硬拼接,而是如根系般交错生长,最终汇聚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——对“人”的深情注视。

影片中,阿嬷不是一个符号,而是一个活生生的、承载着家族记忆与时代变迁的个体。观众在她身上看到的,是自己的祖母、母亲,也是那片回不去的土地。这种真情流露,不是技巧性的催泪,而是创作者与表演者共同用感知和经验酿成的酒——烈而不辣,余味悠长。

二、“反工业”的创作,最简陋的镜头,最精致的真心

在动辄上亿制作费、视觉奇观成堆的当下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选择了一条几乎不被看好的路,全素人演员,最简单的拍摄设备,最少的资金。然而,正是这种“反工业”的创作方式,让影片获得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真实感。

素人们的表演没有痕迹,因为他们不是在“演”,而是在“活”。简陋的

评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： 静水流深，洞见人间情义

■ 文/赵丽

当下电影市场中,明星云集、高概念频出的作品并不鲜见。而一部侨批题材的中小成本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却执着地以地道的潮汕方言、素人演员的真挚演绎,在众多影片中脱颖而出,上映18天,即收获了超5亿票房。它没有一惊一乍的戏剧张力,没有刻意营造的电影感,只是自然而然地讲述故事,这种松弛的气质,不仅让影片拥有了辽阔的格局,更在平静的叙事中,写尽了特定历史时期下普通人的命运浮沉,也道尽了超越血缘超越爱情的人间情义。

不事雕琢的辽阔气质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鲜明的特质,便是其松弛的气质。很多电影,要么追求强烈的视觉冲击,用宏大大场面刺激感官;要么沉迷于刻意的情绪煽动“定制”泪点;要么执着于晦涩的隐喻表达,试图用“高级感”彰显格调。但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完全跳出了这些套路,它既不媚俗,也不刻意追求小众文艺的腔调,只是以最本真的方式呈现故事,毫无硬凹风格、刻意讨好的痕迹。

这种自然松弛,首先体现在叙事节奏上。影片没有紧凑的强情节推动,也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,而是像日常流水般缓缓流淌。故事围绕潮汕阿嬷叶淑柔、下南洋的郑木生和泰国女子谢南枝展开,从郑木生躲避抓壮丁远赴南洋,到他客死异乡,再到谢南枝以他的名义侨居十八年,没有极尽渲染和刻意的悬念设置。即便讲述的是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、生死相隔的离别,影片也没有长时间渲染悲伤,没有用特写放大痛苦,只是平静地呈现事件本身。

更难得的是,这种松弛感背后,是影片不评判、不抒情、不煽情的辽阔格局。它理解世界的复杂性,也懂得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,因此从不急于对人物命运、时代变迁作出价值判断。片中三个关键场景,将这种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:郑木生为躲避抓壮丁离开家乡,这本是乱世中身不由己的生死离别,影片将其拍得如同普通务工般日常,没有哭天抢地的告别,因为在时代的宏大视角下,个体的离别本就是寻常事;郑木生意外离世,镜头也没有过多停留,没有刻意的长镜头、慢镜头等,也没有渲染死亡的悲凉,只是平静讲述,如同枯叶离枝、水滴入海;谢南枝寄去信告、悼念郑木生的动情场景,影片也没有聚焦于人物泪雨横流的面孔,而是将镜头对准水中的纸船,任由情感自然流淌。

这种不刻意、不张扬、不评判的气质,让影片跳出了狭隘的叙事格局。它没有傲慢说教,也没有迎合观众的刻意煽情,只是以平等的视

角看待每一个人物、每一段命运。这种气质,让影片有了一种“辽阔”——它不局限于儿女情长的小爱,也不执着于批判时代的大爱,而是在平静中容纳了命运的无常、人性的温暖和岁月的厚重,让观众在松弛的叙事中,感受到直击内心的力量。

平淡叙事呈现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常态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深刻之处,还在于它不刻意渲染生死离别,而是将个体苦难融入时代日常,让观众看到,在特定的历史时期,动荡与离别、苦难与逝去,本就是普通人命运的常态。影片以潮汕侨乡为背景,串联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变迁,战乱、迁徙、谋生、离别,这些沉重的历史事件,从未以轰轰烈烈的姿态出现,而是化作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与无奈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战乱频发,无数潮汕青年被迫背井离乡,远赴南洋谋生,郑木生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。影片没有渲染战乱的残酷,也没有描绘离别的悲戚,只是平静地展现他告别妻子叶淑柔,挤上船赴泰国的场景。对于叶淑柔而言,丈夫的离开不是惊天动地的灾难,而是生活的被迫转折——她从此要独自拉扯三个孩子,守着老宅,等待一封封远到的侨批。这种平静的呈现,恰恰道出了历史的真相:宏大的历史从不会温柔对待个体,它对普通人的碾压,从来都不是正面的激烈碰撞,而是如日常琐事般悄然降临,无声地冲刷一切。

男主郑木生的一生,是南洋华人底层谋生的缩影。他在泰国靠踩三轮车、打零工维持生计,省吃俭用把血汗钱寄回家乡,即便自身困顿,仍冒着风险开办地下学堂,教华人孩子识字读书。他的苦难,是无数南洋游子的共同经历。他的善良,更是底层小人物最质朴的人性光辉。叶淑柔的一生,则是乱世中女性坚守的写照。丈夫离开后,她独自撑起家庭,一等就是一辈子,从青春少妇等到白发苍苍。影片没有渲染她等待的痛苦,也没有歌颂她坚

守的伟大,只是平静地展现她日常的生活:守着老宅、珍藏侨批、抚养孩子、思念丈夫。这份平淡的坚守,恰恰是最动人的——在那个通讯闭塞、战乱频发的年代,离别是常态,等待是宿命,无数像叶淑柔一样的女性,用一生的时光,承受着时代带来的苦难,坚守着心中微弱的希望。

跨越山海的女性之间的共情守望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核心从来不是狭义的男女之情,而是超越爱情超越血缘的情义——是女性之间的共情守望,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感恩,是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重情重义。影片以侨批为纽带,串联起两位素未谋面的女性跨越山海的羁绊。

谢南枝与郑木生之间,从没有男女之情,只有一份感恩与敬佩。郑木生初到泰国时,寄居在谢南枝家的旅店,他善良仗义,不仅省吃俭用寄钱回家,还冒着风险开办地下学堂,教华人孩子读书;在旅店遭遇纵火时,他冒死救出谢南枝的父亲,自己却因此入狱。这份善良与勇敢,让谢南枝心怀感恩,也让她看到了郑木生对故土、对家人的深情执念。因此,当郑木生意外离世后,谢南枝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:隐瞒死讯,以他的名义给远在潮汕的叶淑柔寄侨批、汇钱款,这一寄,就是十八年。

谢南枝与叶淑柔,两个从未谋面、相隔万里的女性,没有血缘关系,却因一个共同的人,产生了最深沉的共情与守望。谢南枝知道,叶淑柔的等待是她活下去的精神支柱,是她支撑家庭的全部希望,因此她宁愿自己背负秘密、辛苦谋生,也不愿打破这份希望。她靠卖无米把、打零工,省吃俭用凑钱寄给叶淑柔,信中叮嘱她“切莫过于节俭”,把牵挂藏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叮嘱中。而叶淑柔,虽然一生等待,但她珍藏的每一封侨批,都是她漫长岁月中最温暖的慰藉。

这份女孩帮助女孩的情义,是影片动人的底色。它无关爱情,无关利益,只是两个历经生活磋磨的女性之间,无需言说的理解、心疼与

成全。谢南枝懂得叶淑柔的苦,懂得乱世中一个女性独自支撑家庭的不易,因此她用半生时光,守护着另一个女性的等待与尊严。这种情义,比轰轰烈烈的爱情更纯粹,比浓于水的亲情更动人,它让我们看到,女性之间的共情与善意,从来都拥有跨越山海、温暖岁月的力量。

除此之外,影片还处处彰显着潮汕人重情重义、知恩图报的品格。郑木生对故土的深情、对家人的责任、对同乡的仗义;谢南枝对郑木生的感恩、对叶淑柔的成全;同乡之间的互帮互助、抱团取暖,都诠释了“情义无价”四个字。影片没有刻意拔高这种品格,只是将其融入日常的言行举止中,让观众在平淡的叙事中,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光辉。

导演蓝鸿春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,这部电影根植于他的生命体验。影片中90%的情节都有真实原型可依,故事中的人物,源自他多年来对数百个侨乡家庭的田野调查,也有至亲的影子。因此,影片没有悬浮的虚构情节,没有虚假的情感表达,每一个细节都带着生活的粗粝质感,每一份情感都发自内心、真挚动人。

演员的演绎同样质朴而真诚。影片没有选用专业流量演员,大多是素人演员,他们没有精湛的演技,却用最朴实、最真挚的情感,演活了每一个人物。叶淑柔的隐忍坚韧、谢南枝的善良温柔、郑木生的正直仗义,都通过演员自然的言行举止、细微的表情神态呈现出来,没有刻意的表演痕迹,却让观者感同身受、热泪盈眶。

在如今这个倍速播放、碎片化叙事、追求即时快感的时代,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以一种“慢半拍”的姿态逆流而上。它不追求强刺激、快节奏,不迎合观众的浮躁心态,只是安静地讲述故事、传递情义。但正是这份真诚与质朴,触动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地方,让观众在平淡的叙事中,感受到久违的情感共鸣,获得了通俗且通透的“情感按摩”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从来不止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,更是一曲写给所有重情重义、坚守善良的普通人的赞歌。

